

喻朝刚文集 一

CHANGCHEN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巴蜀全书》(10@zh005)

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巴蜀全书》(川宣〔2012〕110号)

蜀学丛刊

周航 舒大刚 喻剑南 编

喻朝刚文集

YUCHAOGANG WEN JI

—

宋词经典选粹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喻朝刚文集：全四卷 / 喻朝刚著；周航，舒大刚，
喻剑南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8
(巴蜀全书 / 舒大刚主编. 蜀学丛刊)
ISBN 978-7-5495-8721-6

I. ①喻… II. ①喻…②周…③舒…④喻…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文学研究—宋代—
文集 IV. ①I206.2-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05909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四川和乐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

(成都市青羊区苏坡乡万家村 2 组 邮政编码：610074)

开本：787 mm × 1 092 mm 1/16

印张：76.75 字数：1500 千字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201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368.00 元 (全四卷)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巴蜀全书》出版说明

《巴蜀全书》是收录和整理巴蜀历史文献的大型丛书。该项工作 2010 年 1 月经由中共四川省委常委会议批准为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同年 4 月又获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该计划将对现今四川省、重庆市及其周边亦属传统“巴蜀文化”区域内的各类古典文献进行系统调查、整理和研究，实现对巴蜀文献有史以来规模最大、体例最善、编纂最科学、使用最方便的著录和出版。

《巴蜀全书》编纂工程，将收集和整理自周秦以下乃至民国初年历代巴蜀学人撰著的重要典籍以及其他作者撰著的反映巴蜀历史文化的作品，编纂汇集成巴蜀文献的大型丛书。主体工作将分“巴蜀文献联合目录”“巴蜀文献精品集萃”“巴蜀文献珍本善本”三大类型，计划对两千余种巴蜀文献编制联合目录和内容提要，对五百余部、二十余万篇巴蜀文献进行精心校点或注释、评析，对一百余种巴蜀善本、珍本文献进行考察和重版。

通过编纂《巴蜀全书》，希望打造出巴蜀文化的“四库全书”，为保存和传播巴蜀历代的学术文化成果，促进当代“蜀学”振兴与巴蜀文化建设，奠定坚实的文献基础；为提升中华民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建设文化强国贡献力量。

《巴蜀全书》编纂领导小组

整理巴蜀文献 传承优秀文化

——《巴蜀全书》前言

舒大刚 万本根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中国文化，群星璀璨。在祖国大西南，自古就传承着一脉具有深厚历史底蕴和鲜明个性的文化，即巴蜀文化。巴蜀地区山川秀丽，物产丰富，自古号称“陆海”“天府”；巴蜀文化源远流长，内涵丰富，是古代长江文明的源头，与“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吴越文化”等同为中华文化之瑰宝。整理和研究巴蜀文化的载体——巴蜀文献，因而成为研究中国历史和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内容。

一、综览巴蜀文化 增强自信热力

巴蜀地区气候宜人，资源丰富，是人类早期的发祥地之一。考古发现，这里有距今二百零四万年的“巫山人”，有距今三万五千年的“资阳人”。这里不仅有禹治水、巴族廩君、蜀国五主（即蚕丛、柏灌、鱼凫、杜宇、开明五个王朝）等优美动人的历史传说，也有宝墩文化诸古城遗址、三峡考古遗址、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小田溪遗址、李家坝遗址等重大考古发现。商末周初，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以及勇锐的巴师，曾参与武王伐纣。春秋战国，巴濮楚邓、秦蜀苴羌，虽互有战伐，亦相互交流。秦汉以降，巴蜀的地利和物产，更是抵御强侮、周济天下、维护祖国统一、实现持久繁荣的战略屏障和天然府库。

在祖国“多元一统”的文化格局中，巴蜀以其丰富的自然和人文资源，哺育出一批又一批杰出人物和文化精英，既有司马相如、王褒、严遵、扬雄、陈寿、常璩、陈子昂、赵蕤、李白、苏轼、张栻、李心传、魏了翁、虞集、杨慎、唐甄、李调元、杨锐、刘光第、廖平、宋育仁、谢无量、郭沫若、巴金等文化巨擘，也有朱之洪、张澜、谢持、张培爵、吴玉章、杨庶堪、黄复生、尹昌衡、邹容、熊克武、朱德、刘伯承、聂荣臻、陈毅、赵世炎、邓小平等革命英杰，他们超拔伦辈，卓然振起，敢为天下先，乐

为苍生谋，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思想文化，也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历史巨变，演绎了一幕幕惊心动魄的历史大剧。

历代巴蜀学人在祖国文化的缔造中，成就良多，表现突出，许多文化人物和文明成果往往具有先导价值。巴蜀儿女锐意进取的创新精神，使这种创造发明常常居于全国领先地位，成为祖国文化宝库中耀眼的明珠。

在传统思想、文化和宗教领域，中国素号“三教互补”，“儒”“释”“道”交互构成中华思想文化的主要内容，而儒学是其主干。从汉代开始，巴蜀地区的儒学就十分发达，西汉蜀守文翁在成都创建当时全国首个郡国学校——石室学宫，推行“七经”教育，实行儒家教化，遂使蜀地民风丕变，并化及巴、汉，促成中国儒学重要流派——“蜀学”的形成，史有“蜀学比于齐鲁”之称。巴蜀地区是“仙道”派发源地，东汉张道陵在蜀中创立“天师道”，中国道教正式诞生。东汉佛教传入中国后，四川也是其重要传播区域。

巴蜀“易学”源远流长，大师辈出。自汉胡安（居邛崃白鹤山，以《易》传司马相如）、赵宾（治《易》持论巧慧，以授孟喜）、严遵（隐居成都，治《易》《老》）、扬雄（著《太玄》）而下，巴蜀治《易》之家辈出。晋有范长生（著《周易蜀才注》），唐有李鼎祚（著《周易集解》），宋有苏东坡（著《东坡易传》）、房审权（撰《周易义海》）、魏了翁（撰《周易集义》《周易要义》）、张栻（著《南轩易说》）、李石（著《方舟易说》）、李心传（著《丙子学易编》），元有赵采（著《周易程朱传义折衷》）、黄泽（著《易学滥觞》）、王申子（著《周易辑说》），明有来知德（撰《周易集注》）、熊过（著《周易象旨决录》），清有李调元（著《易古文》）、刘沅（撰《周易恒解》），皆各撰易著，发明“四圣”（伏羲、文王、周公、孔子）之心。巴蜀易学，普及面广，自文人雅士、方术道流，以至引车卖浆之徒、箍桶织履之辈，皆有精于易理、善于测算者。理学大师程颐两度入蜀，得遇奇人，遂有感悟，因生“易学在蜀”之叹。

巴蜀“史学”名著迭出、斐然成章。陈寿《三国志》雅洁典要，名列“前四史”；常璩《华阳国志》体大思精，肇开方志体。譙周《古史考》，开古史考证之先声；苏辙《古史》，成旧史重修之名著。至于范祖禹（撰《唐鉴》，助司马光修《通鉴》）、李焘（撰《续资治通鉴长编》）、王偁（撰《东都事略》）、李心传（撰《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及《朝野杂记》《宋会要》），更是宋代史学之巨擘，故刘咸炘有“史学莫隆于蜀”之说。

蜀人“好文”，巴蜀自古就是歌赋诗词的沃壤。禹娶涂山（今重庆南岸真武山，常璩《华阳国志·巴志》、郦道元《水经注·江水一》），而有“候人兮猗”的“南

音”，周公、召公取之“以为《周南》《召南》”（《吕氏春秋·音初》）。西周江阳（今泸州）人尹吉甫亦善作诗，《诗经》传其四篇（曹学佺《蜀中广记》卷九一）。“文宗自古出巴蜀”，“汉赋四家”，司马相如、扬雄、王褒居其三。陈子昂、李太白首开大唐雄健浪漫诗风，五代后蜀《花间集》与北宋东坡词，开创宋词婉约、豪放二派。“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父子，同时辉耀于“唐宋八大家”之林；杨慎著作之富，位列明代儒林之首。“自古诗人例到蜀”，汉晋唐宋以及明清，历代之迁客骚人，多以巴蜀为理想的避难乐土，而巴蜀的山水风物又丰富其艺情藻思，促成创作高峰的到来。杜甫、陆游均以巴蜀为第二故乡，范成大、王士禛亦写下千古流芳的《吴船录》和《驿程记》。洎乎近世，沫若、巴金，蔚为文坛宗匠；蜀讴川剧，技压梨园群芳。

“三苏”父子既是文学大家，也是“蜀学”领袖；绵竹张栻，不仅传衍南宋“蜀学”之道脉，而且创立“湖湘学派”之新范。明末唐甄撰《潜书》，斥责专制君主，提倡民本思想，被章太炎誉为“上继孟、荀、阳明，下启戴震”的一代名著。晚清廖平撰书数百种，区分今学古学，倡言托古改制。钱基博、范文澜俱誉其为近代思想解放之先驱。新都吴虞，批判传统道德，笔锋犀利，被胡适誉为“思想界的清道夫”。

在科技领域，秦蜀守李冰开建的都江堰，是至今还在使用的人类最古老的水利工程；汉代临邛人民，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最早使用天然气煮盐的记录。汉武帝征闾中洛下閎修《太初历》，精确计算回归年与朔望月，是世界上首部“阴阳合历”的范本。杨子建《十产论》异胎转位术领先欧洲五百年。北宋唐慎微《证类本草》，将本草学与方剂学相结合，是世界上第一部大型药典和植物志。王灼《糖霜谱》详录蔗糖制作工艺，是世界上有关制糖技术的首部专书。南宋秦九韶《数学九章》，将中国数学推向古代科学顶峰，其“大衍求一术”领先西方世界同类算法五百年。

至于巴蜀地区的乡村建设和家族文化，也是硕果累累，佳话多多。他们或夫妇齐名、比翼双飞（司马相如与卓文君，杨慎与黄娥）；或兄弟连袂，花萼齐芳（苏轼、苏辙，苏舜钦、苏舜元，李心传、李道传、李性传等）。更有父子祖孙，世代书香，奕世载美，五世其昌：闾中陈省华及其子尧佐、尧叟、尧咨等，“一门二相，四世六公，昆季双魁多士，仲伯继率百僚”（霍松林语）；眉山苏洵、苏轼、苏辙及子孙辈过、籀，并善撰文，号称“五苏”；梓州苏易简及其孙舜钦、舜元，俱善诗文，号称“铜山三苏”；井研李舜臣及其子心传、道传、性传，俱善史法、道学，号称“四李”；丹棱李焘与其子壁、臺，俱善史学、文学，时人赞“前有三苏，后有三李”。降及近世，双流刘沅及其孙咸荣、咸炘、咸焄，长于经学、道学与史学，号称“槐轩学派”。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综观巴蜀学术文化，真可谓文章大雅，无奇不有！其先于天下而创者，则有导夫先路之功；其后于天下而作者，则有超迈古今之效！先天后天，不失其序；或创或继，各得其宜。

二、整理巴蜀文献 促进文化兴邦

历史上的四川，既是文化大省，也是文献富省。巴蜀上古历史文化，在甲骨文、金文和《尚书》《春秋》等华夏文献中都有记录，同时巴蜀大地还孕育形成了别具特色的“巴蜀文字”。秦汉统一后，历代巴蜀学人又为我们留下了汗牛充栋、丰富多彩的古典文献。唐代中后期（约8世纪初），成都诞生了“西川印子”，北宋初期（10世纪后期）又出现了“交子双色印刷术”，标志着雕版印刷的产生、成熟和创新，大大推动了包括巴蜀文献在内的古典文献的保存与传播。据不完全统计，历史上产生的巴蜀古文献不下万余种，现在依然存世的也在五千种以上。

巴蜀文献悠久绵长，影响深远，上自先秦的陶字、金文，下迄汉晋的竹简、石刻，以及唐刻、宋槧，明刊、清校，经史子集，三教九流，历历相续不绝，熠熠彪炳史册。巴蜀文献体裁多样，内容丰富，举凡政治之兴替、经济之发展、文化之繁荣、兵谋之奇正、社会之变革，以及思想学术之精微、高人韵士之风雅、地理民族之风貌、风俗习惯之奇特，都应有尽有，多姿多采。它们是巴蜀文化的载体，也是中华文明的重要表征。

对巴蜀文献进行调查整理研究，一直是历代巴蜀学人的梦想。在历史上，许多学人曾对巴蜀文献的整理和出版付出过热情和心血，编纂有各类巴蜀总集、全集和丛书。《汉书·艺文志》载“‘扬雄所序’三十八篇：《太玄》十九、《法言》十三、《乐》四、《箴》二”。或许是巴蜀学人著述的首次汇集。五代的《花间集》和《蜀国文英》，无疑是辑录成都乃至巴蜀作品的最早总集。宋代逐渐形成了“东坡七集”（苏轼）、“栾城四集”（苏辙）、“鹤山大全集”（魏了翁）等个人全集，以及《三苏文粹》《成都文类》等文章总集。明代出现杨慎的个人全集《升庵全集》和四川文章总集《全蜀艺文志》。入蜀为官的曹学佺还纂有类集巴蜀历史文化掌故而成的资料大全——《蜀中广记》。清代，李调元辑刻以珍稀巴蜀文献为主的《函海》，可视为第一部具体而微的“巴蜀文献丛书”。近代编有各类“蜀诗”“蜀词”“蜀文”和“川戏”等选集。这些都为巴蜀文献的系统编纂、出版做出了有益尝试。

20世纪初，谢无量曾提出编纂《蜀藏》的设想，因社会动荡而未果。胡涇亦拟编《四川丛书》，然仅草成“拟收书目”一卷。1983年中共中央《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

指示》下达，国家成立“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和“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四川也成立了“四川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制定出《四川省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4—1990）。可惜这个规划并未完全实施，巴蜀文献仍然处于分散收藏甚至流失毁损的状态。

2007年初，国务院下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古籍保护工作的意见》，全国各省纷纷编纂地方文献丛书。四川大学和四川省社科院的学人再度燃起整理乡邦文献的热情，向四川省委、省政府提交“编纂《巴蜀全书》，振兴巴蜀文化”的建议，四川省委、省政府再度将整理巴蜀文献提到议事日程。经过多方论证研究，2010年1月四川省委常委会议批准“将四川大学申请的《巴蜀全书》纳入全省古籍文献整理规划项目”；4月又获得国家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将《巴蜀全书》列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委托项目”。千百年来巴蜀学人希望全面整理乡邦文献的梦想终于付诸实施。

《巴蜀全书》作为四川建省以来最大的文献整理工程，将对自先秦至民国初年历代巴蜀学人的著作或内容为巴蜀文化的文献进行全面的调查收集和整理研究，并予以出版。本工程将采取以下三种方式进行：

一是编制《巴蜀文献联合目录》。古今巴蜀学人曾经撰有大量著作，这些文献在历经了历史的风风雨雨后，生灭聚散，或存或亡，若隐若现，已经面目不清了。该计划根据“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旨趣，拟对巴蜀文献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普查和系统考证，探明巴蜀文献的总量、存佚、传承和收藏情况，以目录的方式揭示巴蜀文献的历史和现状。

二是编纂《巴蜀文献精品集萃》。巴蜀文献，汗牛充栋，它们是研究和考述巴蜀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对这些文献，我们将采取三种方式处理：首先，建立“巴蜀全书网”，利用计算机和网络技术对现存巴蜀文献进行扫描和初步加工，建立“巴蜀文献全文资料库”，向读者和研究者提供尽可能集中的巴蜀文化资料。其次，本着“去粗取精，古为今用”的宗旨，按照历史价值、学术价值、文化价值“三结合”的原则，遵循时间性、代表性、地域性、独特性“四统一”的标准，从浩繁的巴蜀古籍文献中认真遴选五百余种精品文献，特别是要将那些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系中具有首创性和独特性的巴蜀古籍文献汇集起来，进行校勘、标点或注释、疏证，挖掘其中的思想内涵和治蜀经验，为当代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建设服务。第三，根据巴蜀文化的历史实际，收集各类著述和散见文献，编成儒学、佛学、道教、民族、地理、文学、艺术、科技、碑刻等专集。

三是重版《巴蜀文献珍本善本》。成都是印刷术发祥地，巴蜀地区自古以来的刻书、藏书事业都很发达，曾产生和收藏过数量众多的珍本、善本，“蜀版”书历来是文献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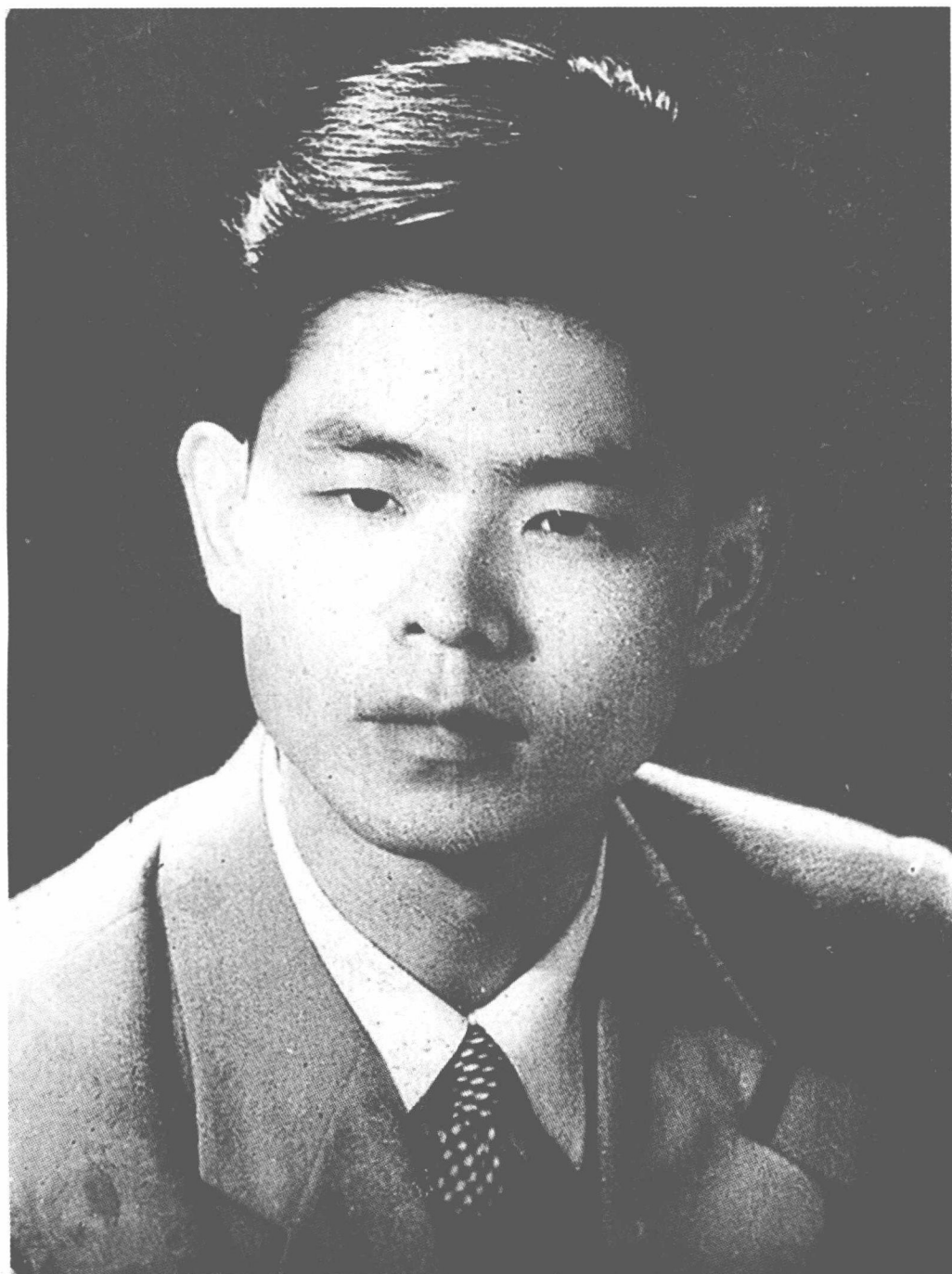
收藏的珍品。这些文献既是见证古代出版业、图书馆业发展的实物，也是进行文献校讎的珍贵版本，亟待开发，也需要保护。本计划将结合传统修复技艺和现代印刷技术，对百余种巴蜀文献珍稀版本进行修复、考证和整理，以古色古香的方式予以重印。

通过以上三个系列的研究，庶几使巴蜀文献的历史得到彰显，内涵得到探究，精华得到凸显，善本得到流通，从多个角度实现对巴蜀文献的当代整理与再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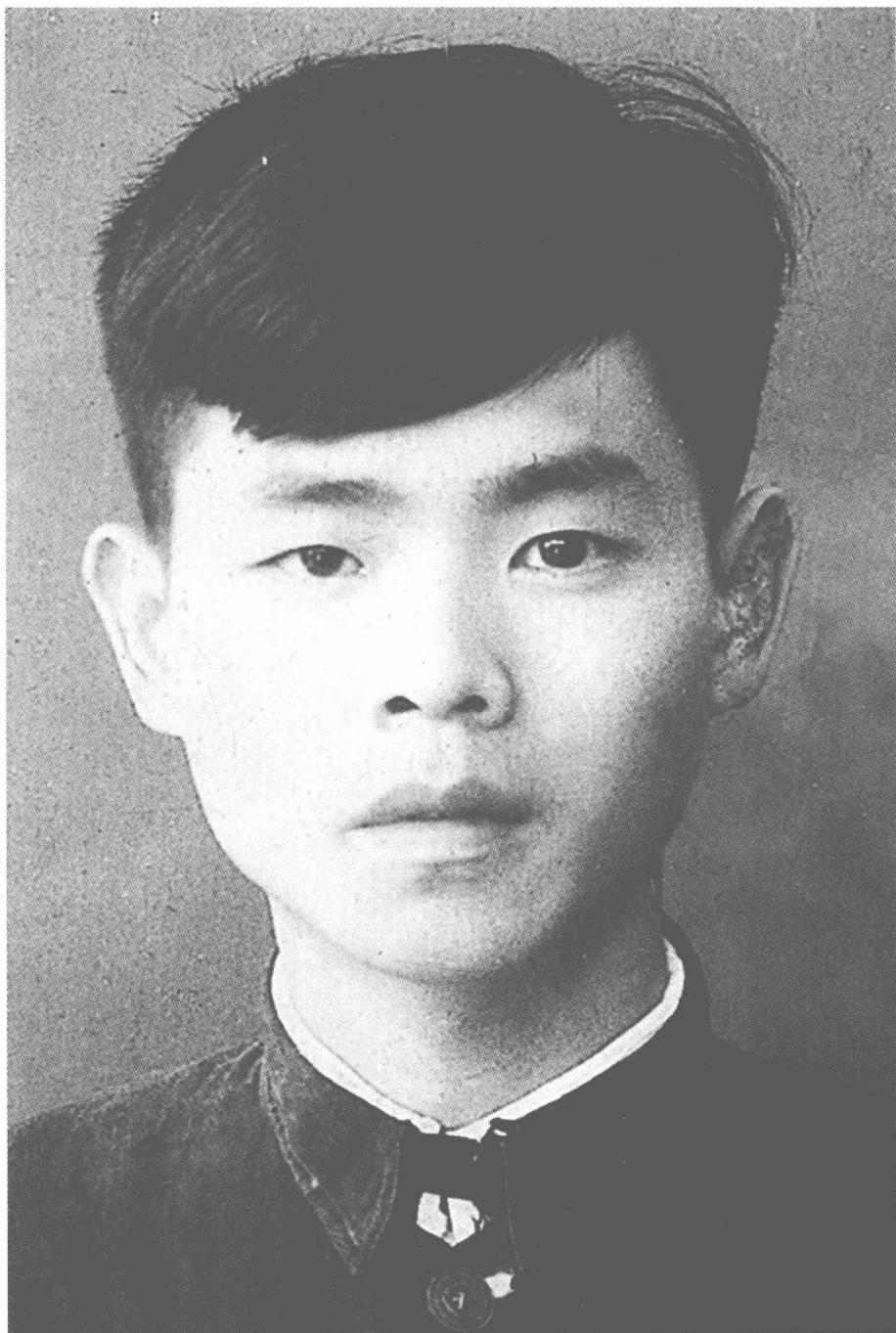
盛世修书，传承文明；蜀学复兴，文献先行。“《巴蜀全书》作为川版的‘四库全书’，蕴含着历代巴蜀先民共同的情感体验和智慧结晶，昭示着今天四川各族人民共有的文化源流和精神家园。”（《巴蜀全书》编纂领导小组会议文件。下同）《巴蜀全书》领导小组要求，“我们一定要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打牢四川人民团结奋斗共同思想基础的高度，来深刻认识《巴蜀全书》编纂出版工作的重大意义。特别要看到，这不是一件简单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而是一件几百年来巴蜀学人一直想做而没有条件做成的文化盛事，是四川文化传承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无论是中国古代的文化发展，还是世界近世的文明演进，都一再证明：任何一次大的文化复兴活动，都是以历史文献的系统收集整理为基础和先导的。我们希望通过整理出版，给巴蜀文化的全面研究和当代复兴带来契机，为“发掘和保护我国丰厚的历史文化遗产，提升我国文化软实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向世界”做一些基础性工作。

有鉴于此，《巴蜀全书》领导小组明确要求，要广泛邀请省内外专家学者参与编纂，共襄盛举。这一决策，实乃提高《巴蜀全书》学术水准和编纂质量的根本保障。领导小组还希望从事此项工作的学人，立足编纂，志在创新，从文献整理拾级而上，自编纂而研究，自研究而弘扬，自弘扬而创新，“利用编纂出版《巴蜀全书》这个载体，进一步健全研究巴蜀传统文化的学术体系，以编促学、以纂代训，大力培养一批精通蜀学的科研带头人和学术新人”。可谓期望殷切，任务艰巨，躬逢其盛，能不振起？非曰能之，唯愿学焉。《巴蜀全书》的编纂希望为巴蜀的文化建设和“蜀学”的现代复苏拥臂前趋，至于搭建桥梁，开辟荆榛，上继前贤，下启来学，固非区区之所能，在此仅树其高标，以俟高明云尔！

2014年5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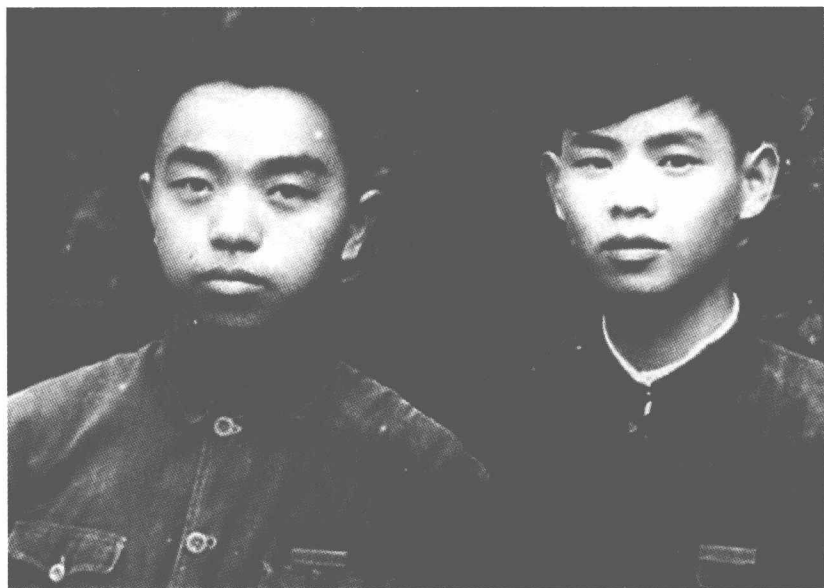
喻朝刚



中学生 喻朝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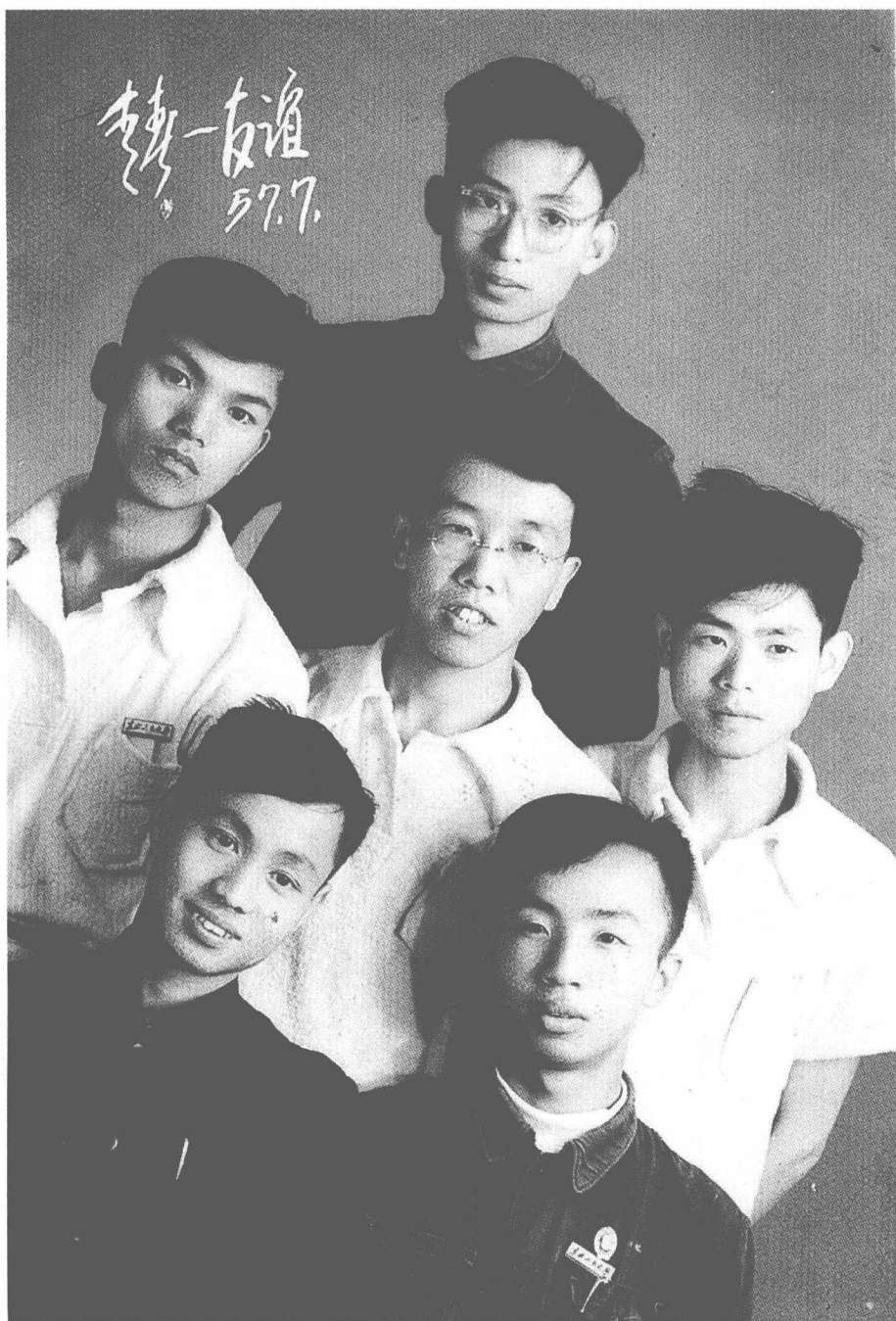
1953 年涪陵中学
高中毕业前部分师生合影，后排左一为喻朝刚



中学毕业



大学时代



大学同窗

左起一排：王 我 杨国祥 二排：刘光平 魏克信 喻朝刚
 后排：孟国善



1959 年

前排左起：陶 然 喻朝刚 王庆菽 王万庄 杨照廷
后排左起：赵西陆 刘禹昌 李昭恂 郭石山 宋荫谷



1960 年喻朝刚在越南